



岳家将传奇

47.4
426

湖南出版社

岳家将传奇

穆一衡 改编

〔湘〕新登字001号

责任编辑：张莉

岳家将传奇

穆一衡 改编

*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常德滨湖印刷厂印刷

199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25

字数：87000 印数：1—10000

ISBN 7-5438-0839-0

I·98 定价：3.80元

内 容 介 绍

金兀术五路进攻中原，宋高宗被困牛头山。岳飞、岳云父子率众将士保家卫国，勇杀金兵，战功赫赫。岳飞父子和将军张宪遭奸臣秦桧陷害后，岳飞的次子岳雷继承父兄的事业，在金兀术再次兴兵进犯中原时，宋孝宗面封岳雷为扫北大元帅。岳雷率领二十万大军往北而去，一路上夺关斩将，势如破竹，直捣金兵老巢黄龙府，迫使金主求和递降表，岳雷在凯歌声中胜利班师。

(80)		丈义激雷岳岳寒神	回一十第
(85)		目 次	回二十第
第一回	金兀术五路进中原		(1)
(88)	宋高宗被困牛头山		回三十第
第二回	祭帅旗奸臣代畜		(5)
(91)	挑滑车高宠捐躯		回四十第
第三回	杀金兵岳云保家属		(10)
(94)	赠赤兔关铃结义兄		回五十第
第四回	巩家庄岳云聘妇		(18)
(97)	牛头山张宪救主		回六十第
第五回	岳公子打碎免战牌		(24)
(100)	韩彦直银枪挑粘罕		回七十第
第六回	梁红玉击鼓战金山		(31)
(103)	金兀术败走黄天荡		回八十第
第七回	兀术兴兵侵大宋		(40)
(106)	八锤大闹朱仙镇		回九十第
第八回	召回兵矫诏发金牌		(46)
(109)	勘冤狱周三畏挂冠		回一百一十第
第九回	陷忠良万俟卨上任		(52)
(112)	探图圉张总兵死义		回一百二十第
第十回	东窗下夫妻设计		(62)
(115)	风波亭父子丧生		回一百三十第

第十一回	韩家庄岳雷逢义友 七宝镇牛通闹酒坊	 (66)
第十二回	牛公子直言触父颜 举哀兵岳雷下云南	 (78)
第十三回	丞相府秦桧呕血 太行山牛皋扯旨	 (86)
第十四回	设御祭功臣加封 栖霞岭奸贼伏法	 (91)
第十五回	金兀术再次兴兵 岳公子挂帅扫北	 (95)
第十六回	杀金兵老将临阵 弃中原兀术溃逃	 (102)
第十七回	追金兵界山遇阻 解粮草牛皋用计	 (107)
第十八回	战妖僧四将丧命 山狮驼阵前弃尸	 (112)
第十九回	白龙带伍连遭擒 施巧计智夺城池	 (119)
第二十回	金主求和递降表 岳雷奏凯班师还	 (125)
(22)		
(23)		

第一回

金兀术五路进中原

宋高宗被困牛头山

话说北宋徽宗年间，北地女真国黄龙府，有一个总领狼主，叫做完颜乌骨达，国号大金。生有五子：大太子名粘罕，二太子名喇罕，三太子答罕，四太子兀术，五太子泽利。又有丞相哈哩强，军师哈迷蚩和五大元帅，管辖六国三川地方。每想中原花花世界，一心要夺取宋室江山。一日，完颜乌骨达登殿，便有一官员上殿启奏说：“军师回来了。”完颜乌骨达急命宣来。哈迷蚩上殿，朝见已毕，奏道：“狼主万千之喜！”完颜乌骨达忙问：“有何喜事？”哈迷蚩奏道：“臣到中原探听消息，老皇帝徽宗已让位小皇帝钦宗。这小皇帝自即位以来，不理朝政，专听那些奸臣的话，贬黜忠良。再说关塞边上，没有好汉把守。今狼主要夺中原，只要发兵前去，包管一鼓而可得也。”完颜乌骨达闻奏大喜，即选昌平王、四太子兀术为扫南大元帅，发兵五十万进兵中原。一路上势如破竹，先后攻破了潞安州、两狼关，渡过黄河，进入汴京，俘虏了徽、钦二帝，带走了康王赵构为人质，尽情抢夺而北归。

那康王赵构在金营过了半年，找空子逃了出来。在大臣李纲、宗泽等人的拥戴下，来到金陵即了皇帝位，这便是宋高宗。

兀术在河间府闻报康王在金陵即位，不觉大怒，便领兵

十万，杀奔金陵而来，宋高宗即命副元帅岳飞领兵十万，抵御金兵。爱华山一战，直杀得天昏地暗，地裂烟飞，山崩海倒，雾惨云愁，杀得金兵大败亏输，往西北而逃。兀术带来的十万人马尽被宋军杀死，尸骸堆积如山。兀术在几个亲随保护下窜上大船，过了黄河，逃回了河间府，派兵守住黄河口。兀术对众平章说：“某家自进中原，从未有如此大败，这岳飞果真厉害！”急忙修本，差官回报老狼主，再调人马来与岳飞决战。

一日，岳飞正坐营中与诸将商议：差人各处寻找船匠，建造战船渡河，杀到黄龙府去，迎请二圣还朝。忽报有圣旨下。岳飞出营接进，钦差开读：

“今因洞庭水寇猖狂，加升岳飞为大元帅之职，速即领兵下洞庭剿寇。”

岳飞谢恩毕，天使辞别，自回去了。岳飞急忙派兵把守黄河，又同牛皋、王贵、汤怀、张显四将领兵数万，发炮起行，朝潭州（今湖南长沙市）而去。

金兀术听说岳飞奉宋高宗圣旨，领兵进驻潭州征讨杨么，就同军师哈迷蚩商议，说道：“如今岳飞远出，正好去抢金陵。”哈迷蚩说：“臣已定有一计，狼主可请大太子领兵十万，去抢湖广。”兀术说：“岳飞正在湖广，怎么反叫大王爷到那里去？”哈迷蚩说：“大太子到那里，并不与他交战。只要他守东我攻西；他防南我向北，牵制岳飞离不得湖广。再命二太子领兵十万，去抢山东；三太子领兵十万，去抢山西；五太子领兵十万，去抢江西，弄得他首尾难顾，无法接应。然后狼主自引大兵去抢金陵。此乃五路进兵中原之计，不知狼主意下如何？”兀术听完大喜，急召请四位弟兄各引兵十万，分路而去。

兀术自领大兵二十万，竟往金陵进发。金陵留守宗泽打听得兀术五路进兵，岳飞又羁留湖广，急得旧病复发，口吐鲜血，大叫“过河杀贼”而死。长江总兵杜充、金陵总兵杜吉父子卖国求荣，先后献出了长江和金陵。兀术以杜充为向导，大兵往凤台门而来。

再说高宗赵构正在宫中与张美人欢宴，只见众大臣乱纷纷赶进宫来，叫道：“主公不好了！今有杜充献了长江，引金兵直至凤台门，他儿子杜吉开城投降，金兵已进了都城，主公还不快走！”高宗大惊失色，也顾不得别人，同了李纲、王渊、赵鼎、沙丙、田思忠、都宽，君臣共是七人，逃出通济门，一路落荒而走。高宗君臣七人渡江之后，投湖南而去。他们过了界牌关，一日来到牛头山下。忽然听见喊声，回头一看，只见无数金兵卷地而来。高宗说：“这次决难逃脱了！”正在危急之际，忽然空中阴云密布，降下一场大雨，倾盆如注。君臣们顾不得雨急路滑，拚命往山上爬去。那些金兵穿的都是皮靴，浸了水，脚下更滑，爬了一步，倒退两步，立脚不稳跌下来，跌死了无数。天上的雨越下越大，粘罕说道：“雨下得这样大，料他们也逃不甚快。且支起牛皮帐篷遮避一下，等雨住了再爬。”高宗君臣爬到山顶平地，乃是一座灵官庙。浑身被雨浇得湿透，便走进殿中躲雨。暂且不表。

再说那岳元帅正在潭州，升帐议事，探子忽报：“兀术五路进兵。杜充献了长江，金陵已失，高宗君臣下落不明。”岳飞一听，急命牛皋：“你可带领五千人马，同着总兵，速往牛头山打探。我领大兵随后即来。”牛皋得令，如飞而去。将到牛头山，恰正是君臣爬山遇雨的时候。牛皋军士在山下也撑起帐篷，等雨停再走。军士回报说：“前面有金兵扎营。”牛

皋说：“既有金兵，君王必然在这座山上了。请问总兵，从何处上山？”总兵说：“从荷叶岭上去，却是大路。”牛皋领兵，一马当先跑上山来，那灵官庙内的君臣出来偷偷一看，见是牛皋，便大叫：“牛将军，快来救驾！”牛皋跑到庙前下马，进殿见了高宗，叩头说道：“元帅闻知万岁之事几乎自尽，幸得众将救了。令牛皋先来保驾，万岁果然在这里。”然后吩咐三军守住上山要路。

那些金兵等雨住了，正要上山，忽见有宋兵把守，忙报知粘罕。粘罕就命人去催调大兵，又派人往临安一路，迎报兀术，且把宋高宗困在牛头山上，不怕他插翅飞去。

牛皋急叫总兵回去保守潭州，速请元帅来救驾。那总兵在路上，正迎着元帅大兵，报说：“圣驾正在牛头山，牛将军请元帅速速上山保驾。”岳飞一听，飞奔上牛头山来，进灵官庙见了高宗，奏道：“微臣保驾来迟，罪该万死！”高宗哭着说：“奸臣误国，卿有何罪？”君臣正在说着，只见岳飞的马前（亲随伴当）张保过来禀说：“拿住一个奸细，听候发落。”岳飞说：“带他进来。”张保一把捉将过来，岳飞细看，是个少年道童，便问：“你是什么人，敢来窥探？”那人说：“小人是山上玉虚宫道童，闻得有兵马在此，师父特派我来打听，望乞饶命。”岳飞说：“那玉虚宫可大么？”道童说：“地方甚大，有三十六座房屋。”岳飞说：“你去说与主持知道，有当今天子避难至此，因圣体不和，要你们收拾好几间房屋，送圣驾前去将养。”道童得令，飞奔而去。

岳飞奏道：“臣探得有玉虚宫可以安住，请陛下上车。”便将粮车腾出，载了天子。众大臣各拣一匹马骑着，往玉虚宫而来。来至宫前，主持率领三十六宫道士跪着迎接。天子进

了宫，十分喜悦。众臣请安已毕，只见走来一个老道士奏道：“有当年梁山泊神医安道全，在本山药王殿内安顿静养。今闻圣躬违和，召来调治，可保圣体无恙。”高宗大喜，急命召来。又有丞相李纲奏道：“乞于灵官殿左首，搭起一台，效当年汉高祖筑台拜将之事，拜封元帅并众将官，好使他们舍身为国。”高宗准奏，命路金监督造台。次日高宗出宫，众将迎驾上台，传旨：“封岳飞为武昌开国公少保统属文武兵部尚书都督大元帅。”岳飞谢恩毕。正要加封牛皋等众将，不料高宗一时头晕，传旨：“候朕病痊，再行封赏。”

第二回 祭帅旗奸臣代畜 挑滑车高宠捐躯

且说兀术大兵已到，粘罕将追赶高宗君臣的事说了一遍。兀术说：“既然宋高宗同岳飞都在山上，某家只分兵困住此山，绝了他的粮道，叫他不战自降。”便分拨众狼主，四面八处扎住大营。六七十万大兵，团团围住牛头山，水泄不通。岳飞闻报，心中十分焦急。次日元帅升帐，众将参见已毕。元帅唤过王贵，说道：“本帅有令箭一枝，派你往金营去拿一口猪来，候本帅祭旗用。”王贵得令，下山而去。元帅又付与牛皋一枝令箭：“你到金营去拿一头羊来，候本帅祭旗用。”牛皋也领令而去。却说王贵领令下山，暗想：“这个差使却难！那金营中有

猪，也不肯卖与我。若是去抢，他六七十万人马，哪里晓得他的猪藏在哪里！嘿！我只捉个金兵回去，权当个猪缴令。”想定了主意，大马来至营前，两手摇刀，冲进敌营。那金兵出其不意，被他一手捞翻一个，挟在腰间，拍马出营，上荷叶岭来。恰好遇着牛皋下山，看见王贵捉了一个金兵回来，牛皋暗想：“吓！原来是用金兵当猪，难道就当不得羊？且不要被他得了头功，待我割去他的猪头。”便拔剑在手，迎上来说：“王哥，你回来得好快呀！”王贵说：“等候祭旗用，自然要快些回来。”说话之间，两马正是交肩而过，牛皋轻轻用剑在金兵颈上一割，头已落地。王贵还不知晓，来到山上。诸葛英看见了，便说：“王兄，你拿回一个无头人做什么？”王贵回头一看，吃惊地说：“呀！这个头被牛皋割去了。”就将尸首丢在山涧里，拨转马头冲下山来。行至半路，只见牛皋也捉了一个金兵来了。那牛皋看见王贵，勒住马头，闪在一旁，叫声：“王哥请便。”王贵说：“世上也没有你这样狠心的人！你要抢头功，怎么把我拿的人割了头去？”牛皋说：“原是小弟的不是。王哥，把这一功让与我吧！”王贵拍马而去。牛皋来至大营前，叫家将：“把这羊绑了。”牛皋进帐禀道：“奉令拿得一头羊，特来缴令。”元帅吩咐将羊收下。牛皋说：“这羊是会说话的。”元帅说：“不必多言。”牛皋暗暗好笑，出营去了。半日风停雨歇，冲帐中元日将。急煎个十中心，驻国营口再说王贵又来至金营叫道：“再拿一口猪来！”抡刀冲进营去，金兵围了上来，一阵厮杀。王贵钩开兵器，又捞到一个金兵。粘罕闻报，拿了溜金棍，跳上马背，领着金兵赶来。这时王贵早已上了荷叶岭，哪里还能追得上。王贵到了大营，将金兵绑了，进帐来见元帅，说道：“末将奉令去金营

拿到一头猪，特来缴令。”元帅叫张保收了猪，记上了二人的功劳。次日，岳元帅请圣驾至营祭旗。众大臣同来保驾，离了玉虚宫，进了大营。岳元帅跪接迎进，将两个金兵杀了，当做猪羊。祭旗已毕，岳元帅奏道：“请圣驾明日上台，观看臣与兀术交战。请王元帅报功，李太师上功劳簿。”高宗准奏，众大臣保驾回了玉虚宫。

兀术听说宋军中祭旗，便对军师哈迷蚩说：“岳飞叫人下山，拿了我营中兵卒回来祭旗，可恨可恼！我如今也差人去拿他两个兵卒当做福礼祭旗，方泄我心头之恨！”哈迷蚩说：“不可。若是能到他山上拿得人来，这座山早已抢到手。请狼主免降此旨吧。”兀术想道：“军师此言，甚是有理。这山如何能上得去！我想宋朝的奸臣张邦昌、王铎两人要他何用？不如用他二人当做福礼祭旗吧。”传令将二人拿下，一面准备猪羊祭礼，邀请各位王兄王弟，同着军师、参谋、左右丞相、大小元帅、众平章等一同祭旗。将张邦昌、王铎二人杀了，请众人同吃利市酒。那兀术祭过了旗，正同众将在牛皮帐中吃酒，忽见士兵来报：“元帅哈铁龙送铁滑车至营。”兀术传令，叫他率领本部军兵，在西南方埋伏。哈铁龙得令而去。次日，兀术自引大队人马，至山前搦战。岳元帅调拨各将紧守要路，多设擂木炮石。将军张奎专管战阵儿郎。将军郑怀单管鸣金士卒。将军高宠拿着三军司令的大旗。自己坐马提枪，只带马前张保、马后王横两个下山，来与兀术交兵。只见金邦阵内旗门开处，兀术亲自出马，叫道：“岳飞，如今天下山东、山西、湖广、江西皆属某家所管。尔君臣兵不满十余万，今被某家困住此山，量尔粮草不足，如釜中之鱼。何

不将高宗献出，归顺某家，不失封王之位。你意下如何？”岳元帅大喝道：“兀术，你等不识人伦：囚天子于沙漠，追吾主于湖广。本帅兵虽少而将勇，若不杀尽尔等，誓不回师！”大吼一声，走马上前，举枪便刺。兀术大怒，提起金雀斧，大战有十数个回合。那四面八方的金兵，呐喊连天，俱来抢牛头山。幸亏有众将各路抵住。岳元帅挂念有高宗在山上，恐惊了圣驾，勾开斧，虚晃一枪，转马回山去了。那张奎见元帅回山，即便鸣金收军。

高宠想道：“元帅与兀术交战，没有几个回合，为何即便回山？必是这个兀术武艺高强，待我去试试，看他本事如何？”便对张奎说：“张哥，代我把这旗掌一掌。”张奎拿旗在手，高宠上马抡枪，从旁边冲下山来。兀术正往山上冲，劈头撞见。高宠劈面一枪，兀术抬斧招架。谁知枪重，兀术招架不住，把头一低，被高宠用枪一拎，发断冠坠，吓得兀术魂不附体，回马就走。高宠大喝一声，随后赶来，撞进金营。这一杆碗口粗的枪，带打带挑；那些金兵金将，人亡马倒，死者不计其数。那高宠杀得高兴，进东营，出西营，如入无人之境，直杀得金兵叫苦连天，悲声震地。杀到下午，一马冲出金营，正要回山，忽望见西南角上有座金营，高宠想道：“此处必是屯粮之所。常言道：‘粮乃兵家之性命。’我不如就便去放把火，烧他娘个干净，绝了他的命根，岂不为美。”便拍马抡枪，来到金营，挺着枪冲了进去。金兵慌忙报知哈铁龙。哈铁龙吩咐快把铁滑车推出去。众金兵得令，一片声响，把铁滑车推来。高宠见了说道：“这是什么东西？”就用枪一挑，将一辆铁滑车挑过头去。后边接连着推来，高宠一连挑了十一辆。第十二辆铁滑车又来到面前，高宠又是一枪，谁知坐下马力尽

筋疲，口吐鲜血，蹲了下来，把高宠掀翻在地，早被铁滑车从身上碾了过去。哈铁龙拿了高宠的尸首，来见兀术，说道：“这员宋将连挑十一辆铁滑车，真是楚霸王重生，甚是厉害！”兀术吩咐哈铁龙再去整备铁滑车，叫士兵在营门口立一高竿，将高宠尸首吊起。

此时岳飞正同众将在山前打听高宠下落，忽见金营门首，吊起一个尸首来。牛皋远远望见，叫道：“不好了！”就拍马冲下山去。岳飞此时也阻拦不住，忙令亲随张立、张用、张保、王横四人飞步下山，再命将军何元庆、余化龙、董先、张宪速去救应。众将得令，一齐下山。牛皋一马跑至金营前，有金兵上来挡路，被他用铜一挥一扫，那些金兵好像西瓜般地滚去。直至高竿前，拔出剑来将绳割断。那尸首坠了下来，牛皋抱住一看，大叫一声，翻身跌落马下。那些金兵见了，正待上前捉拿，却见张宪等四员马将、张立等四员步将一齐赶来，杀退金兵。张立、张用前后护持，王横扶牛皋上了马，张保将高宠尸首驮在背上，转身就走。又有几个平章晓得了，领着金兵追来，被何元庆、余化龙二人回马大杀一阵，锤打枪挑，伤了许多人马，金兵不敢追赶，众将一齐上了牛头山。来到山上，牛皋大哭不止，连晕几次。人人落泪，个个伤心。高宗传下圣旨：“高将军为国亡身，将朕衣冠包裹尸首，权埋在此，等太平时送回安葬。”岳元帅又令汤怀住在牛皋帐中，早晚劝他不要过于悲痛。汤怀领命而去。

那兀术得报，领人马飞奔赶来，望见宋将早已上山了，只得拨回马头，心中暗想：“这些宋将，都这般胆大，果然很义气，反伤了某家两员战将，杀了许多兵卒。”只得叫士兵收拾杀伤尸首，紧守营门。一日，兀术正坐在帐中呆想，忽然把

案一拍，叫声：“好厉害！”军师哈迷蚩忙问：“狼主，有何事厉害？”兀术说：“某家在这里想起前日被高宠戮了一枪，险些丧了性命，还连挑了十二辆铁滑车，岂不厉害！”哈迷蚩说：“任他厉害，也做了个扁人，臣今已思得一条妙计捉拿岳飞，不知狼主要活的还是要死的？”兀术听了此言，心中很不畅快，脸色一变，说道：“军师，你在那里说梦话么？前日某家要拿他两个小卒来当福礼，你说：‘若能拿得他的人来，早已抢了牛头山了。’两个小卒尚不能拿住，今日怎么说出这些大话来，岂不是做梦？”哈迷蚩说：“凡事不可执一而论。要上山去拿小卒，实是很难，要捉拿岳飞，臣却有一计，任那岳飞有通天本事，生死俱在我的手中。”兀术忙问：“军师，有何奇计能拿住岳飞？”

第三回

杀金兵岳云保家属
赠赤兔关铃结义兄

兀术说：“要拿他两个小卒都很难，如何能拿住岳飞？”哈迷蚩说：“他山上把守得铁桶一般，我兵如何能够上去，故此拿不得他一个小卒。臣今打听得岳飞待母最孝。他的母亲和家小，现今住在汤阴。目下我们两军在此相持，可出其不意，悄悄引兵去拿他的家眷，那岳飞决无

提防。待岳飞知道，不怕他不来投降，这就是要活的。若要死的，将他全家送往我邦，那岳飞必然忧苦而死。岂不是生死出在我的手中？”兀术闻言，心中大喜，差元帅薛礼花豹同牙将张兆奴领兵五千，扮成勤王模样，暗暗渡过黄河，星夜前往汤阴，不许伤他家口，要一个一个活着捉来。薛礼花豹领令，悄悄起身，往汤阴进发。再说岳飞府中，已收拾得十分整齐。大公子岳云，年已长成十二岁，威风凛凛，一表人材。岳母先前也曾请个饱学先生教他读书。岳云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先生提了上句，他却晓得下句，先生只得把这话对岳母说了：“某才疏学浅，做不得他的业师，只好另请高才。”辞别去了。一连请了几个先生都是如此，所以无人敢来此馆。岳云也只好独自一人在书房中，将岳飞的课程细细翻阅，那些兵书战策件件熟记。又加之岳云身材健壮，膂力过人，终日使枪弄棒，又叫家将也帮他置了一副盔甲。家中自有枪马弓箭，常常带着家将，到郊外打围射猎，借此助长艺业。有时同着家将到教场中看刘都院操演兵马。太夫人爱如珍宝，夫人也禁他不得。岳云又命家将打造两柄银锤。家将领命，叫匠人打了一对三十斤重的。岳云嫌轻，叫匠人重新打造，直换到八十二斤方才称手。天天私自练习，倒也弓马娴熟。光阴似箭，不觉又是一年过去了，岳云已是十三岁。那日在后堂与太夫人请安，岳母说：“岳云，你已长大了，连一些世事都不晓得。你父亲像你这样年纪，不知干了多少事业！那刘都爷几次差人来问候，你也不去谢谢。”岳云说：“奶奶不叫孙儿去，孙儿怎敢擅去？待孙儿今日就去。”辞别了祖母，来到母亲房中，说明情由，便带了四个家将，出门上马。在